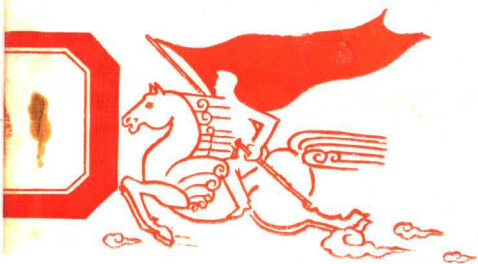


跃进小叢刊(二十)

上 海 人

“人民文学”編輯部編



跃进小丛刊(二十)
上海, 人民文学出版社
“人民文学”编辑部

作家出版社出版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57号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字数13,000 开本787×1092 耗 1 印张13 插页2
32 16
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0001—5000册

统一书号: 10020·938

定价: (5)0.07元

目 次

步高师傅所想到的	胡万春(1)
上海人	福 庚(15)

步高师傅所想到的……

胡万春

会场里，洋溢着人们的笑声……

“对不起！讓一讓！”人們閃开了一条小路，楊小牛一边說着，一边挤过来，走上了講台。他是一个瘦伶伶的小伙子，头上戴了頂藍布的鴨舌帽。这时，他好象不习惯那雪亮的灯光，他眨了眨眼，从人們的头頂望去，好象在用眼睛找什么人；出現在他眼前的全都是充滿激情的脸，似乎都一模一样的，哪里还分得出张三李四？

可是，坐在会场中間的步高师傅，他往台上看，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他看見了台上面挂着的“比先进，赶先进！”的橫幅，看見了大会主席的兴奋的面容，看見了講台上的一盆花、一只盛有白开水的玻璃杯……他看見了一个一个人上台发言，提出了“爆炸”的指标。他兴奋、激动，可就是沒有一个人提出跟他步高师傅比一比。不知怎么的，他感到有些失望。本来，他的脸是富有鋼鐵工人的特征的，額角、兩頰、鼻尖都是紅的，这会兒由于一急，显得更加紅了，連禿頂也紅了。正在这时，台上出現了楊小牛，他是他过去的徒弟。他的心又冷了一下：“是这小鬼，又完了！”徒弟不会跟师傅来比的。

掌声已平息了下去，楊小牛推了推鴨舌帽，他笑了，露出了他那結實的、發亮的牙齒，說：“同志們！我要跟步高師傅比一比……真的，要跟他比……”

“他說誰？”有人明明是听得清清楚楚的，偏偏小聲地向旁邊的人問。

“步高師傅！”

“血氣也太猛了吧，哼，看吧！”

“老子跟兒子也得比呢……”

台下一片噁噁喳喳的人聲。

楊小牛這一說，不僅引起了會場上不大相干的人好奇，就是步高師傅聽見後，也大大地出乎他意料之外，暗說：“小鬼！有種！”

“……我的指標有三個！”楊小牛揚起左手伸出了三個指頭，然後把手放下來，繼續說：“我保證，二道軋鋼機不出廢鋼……措施是一個，將進出口尖子磨正確……”他的臉漲紅了，他的聲音也激昂起來了：“過去，我磨尖子，由……由別人幫着磨，今後我不要任何人幫忙！”

“噯！看他說的！”台下的人悄聲地說。

“這什麼意思？有人幫忙不好嗎？”

步高師傅聽見楊小牛這麼說，馬上明白了楊小牛說不用人幫忙，指的是自己，他心里很難過，微微地搖了搖頭。這時，他看見楊小牛走下台來，接着响起了一陣掌聲。大會主席站到講台前，大聲地問：“步高師傅在哪兒？”

“我在這裡！”步高師傅站起身來。

“怎么样？你应战嗎？”

“这还用說嗎？”

會場里爆发出一陣雷鳴似的掌声夹杂着人們的議論声，“嘩嘩”的笑声……

散会的时候，在門口，有人跟步高师傅开玩笑似地說：“步高师傅！你的脸怎么这样紅？”

“跟鋼鉄打交道，已經二十年啦！”步高师傅笑着說。“这么些年来，脸上的皮肤讓紅鋼燙也燙老啦，怎么还会不紅？”

“明眼人只要一看你的脸，就知道你的軋鋼經驗是多么丰富了。你的楊小牛，居然……”

“将来，他的脸也会讓紅鋼燙紅的！”步高师傅点了点头，好象他已經預見到了。“現在，他的翅膀也快长硬啦，嗨！你看吧！他会赶上我，超过我的。”

“他万一赶上你，那你怎么办？”

“我？难道能落后？赶上他！”

“那么，他落后啦！”

“不能讓他落后。”

“他又赶上你？”

“我再来赶上他！”

說到这兒，两人都笑了起来，因为这样說下去，永远也沒有完的。但值得人深思的是，步高师傅說：“不能讓他落后。”这怎么个說法呢？怎样来解释呢？

原来軋鋼車間是分成甲、乙、丙三班日夜生产的，乙班的軋鋼工段長調到外地支援新厂工作去了。这天，車間主任就把步高師傅叫了去，問：“步高師傅，你看，讓楊小牛去代理乙班工段長行不行？”步高師傅一听這話，心里可着實高興，連說：“行！行！”他接着又說：“不過，他還不會修正進口尖子……不要緊，我幫着他一些，不就沒問題了！”于是，車間主任和厂的領導上商量了一下，就宣布楊小牛代理乙班工段長了。布告也就正式貼了出來。

楊小牛得知了消息，真是興奮得一夜沒睡覺，大家都為他高興，祝賀他。

步高師傅是甲班工段長，楊小牛是乙班代理工段長，师徒倆必須分班了。

师徒倆雖然分了班，但步高師傅還是到乙班去代楊小牛修正進口尖子。可是，當步高師傅去幫忙時，楊小牛却對他說：“師傅，你放着吧！還是讓我自己來！”步高師傅說：“小牛呀！你現在還不行哪！”這一下，楊小牛可有些不高興了……

按照他自己的看法，他如今已是代理工段長了，步高師傅在名義上當然還是自己的師傅，但實際上讓他把自己的手工作的時期已經過去了，自己已經在獨立工作啦！老要師傅來指點，讓工人們看起來象什麼話！

但在步高師傅的眼睛里看来，楊小牛还是楊小牛，是自己的徒弟就該關心他。何況他現在代理工段長的職務，負的責任大了，就更不能讓他在工作中出錯誤。虽然

楊小牛在技術上真是有兩下子，可是檢查起他的工作來，軋鋼機上反迴盤的進出口裝置和尖子，經過楊小牛加工和修正的總往往有毛病。特別是進口尖子磨得不好，因此步高師傅在這些地方釘得特別緊。

平時，楊小牛也明知這不是自己分內的工作，是師傅為了讓自己多學點本領，才讓自己作的，因此也細心地學。但學是在學，心里卻又有些不自在，覺得師傅愛挑毛病，特別是不管當着人不當着人，都是一樣地說。他認為，別人不象師傅這麼講究，還不是一樣干活！因此，表面上雖是很虛心，心里卻有點兒“那個”。有些人常聽到楊小牛在背後埋怨說：“我自己不是不會，可師傅淨來捉住我的手！”有些人也就不服氣了，說：“你呀！還是虛心些吧！”

當了代理工段長之後，這些個“虛心”啦、“不虛心”啦的話更加刺痛了楊小牛，他心里想：“這算什么話，不比大也不比小，我現在總算是一個工段長，往後老是要別人扶着走？”他受不了，說什麼也受不了，狠狠地說：“你們看吧！”就這樣，廠里召開躍進大會時，楊小牛就跳上講台說了不要人幫助的話。

可是步高師傅對楊小牛這些想法，一絲兒也沒有覺察，對楊小牛還是那麼誠懇、激情。他聽到楊小牛在講台上說要跟自己比干劲、比鑽勁，還著實很高興呢，暗說：“小牛真有膽量！”雖說後來意外地聽見楊小牛說不要別人幫助時，心里也很難受。但是，他認為年輕人的血氣太猛，他是能夠體諒的。他一向把楊小牛當成自己兒子一

样看待，更把他当成社会主义的接班人，恨不能把全部的本领一时都传给他，一心希望他学好。因此，那天散会时，他说了让人听起来很有意思的你赶我、我赶你、永远也没有完的话。

第二天，大清老早的，步高师傅就来接杨小牛的班了。他一走进轧钢车间，就看见轧钢机“隆隆”地吼叫着，火红的钢，就象面条子似地柔软，在轧钢机上盘来盘去的。红钢冒着金灿灿的火花，象放焰火一样，向着四周直冒。步高师傅见车间里情况很好，心里也很高兴。他一看见杨小牛，就拉着他的手说：“情况不错哪！小牛呀，师傅得慰劳你啦！”步高师傅打从怀里摸出两个烧饼，给了杨小牛一个，说：“肚子饿了吧？喏，这给你！”

“师傅，你留着吧！”

“噢！怎么啦？”步高师傅责怪地说。

杨小牛勉强地接过了烧饼，在以前，步高师傅也总关心他的冷热饥饱，给他带一些吃的，杨小牛心里又感谢又激动。他常在背后说：“师傅真好！”可今天，他实在是怕步高师傅不高兴，勉强地吃下去的。是呀！现在跟以前不一样罗！他已是工段长了，还让人当作孩子似的，这象话吗？杨小牛忍不住说了：“师傅！往后别这样啦！”

步高师傅奇怪了：“怎么啦？”

“我又不是贪嘴的孩子！”

“嗯！好！”步高师傅说什么也没有想到，杨小牛居然

会說出这样的话来，他生气了。这些年来，步高师傅带一些吃的給徒弟，已经习以为常了。想不到，楊小牛竟这么說了。

步高师傅清楚地記得，在三年以前，楊小牛有一次因为走路不当心，一跤跌在鋼錠上，鼻子的血如注一般地流出来。自己真是心痛，一面为楊小牛揩血，一面用藥棉花給他塞鼻子。他的眼睛里滚着泪花……想不到，楊小牛今天竟这样令自己伤心……

“师傅！交班吧！”

“好！交班！”

楊小牛把工具点給了步高师傅，說：“一样不缺，清啦！”步高师傅点了点头，强忍住心里的难受，說：“清啦！往后，我俩要比一比啦！”

“师傅！这还用說嗎？”

“对！不用說了！”

交接班以后，軋鋼机停了，輥子里冒着蒸汽，車間里显得霧騰騰的。步高师傅换上了油腻的工作服，爬上了軋鋼机，又鑽进了車挡。他检查机器是特別細心的，常說：“細心一早，定心一天！”当他检查到反迴盘的进口尖子时，发觉楊小牛沒有把尖子装正确，他搖了搖頭，暗說：“太粗心了！”他装正了尖子，就大声地喊：“開車吧！”

軋鋼机“嗚——”一声，喀喀地开动了。

步高师傅見軋鋼机运轉正常了，就用棉紗擦着手，多少年来，他都是这样地用棉紗擦着手，听着机器正常地喀

噠地運轉，感到莫大的快慰，忘掉了個人的煩惱！他踱到砂輪旁邊來，楊小牛正在砂輪上磨尖子，飛轉着的砂輪上冒着星星火花。步高師傅就站在旁邊，看着楊小牛工作。

今天，是楊小牛打算“不要任何人幫助”，完全由自己獨立修正進口尖的開始。可是，磨尖子並不是那麼容易的，因為紅鋼在反迴盤里跑的時候，要來一個九十度的扭轉，如果尖子稍微有些不正確，紅鋼就沖不進軋槽。楊小牛磨着磨着，心里發急了……說也怪，他怎麼也不能把尖子磨得光滑、角度正確……

步高師傅什麼都看得明明白白的，心里想：“有點後悔了吧？小伙子，做什麼事都粗心大意，不管前後，現在心里可七上八下了吧？”于是他假裝得很平常地說：“來！我先來磨一只你看看吧！”

“師傅！你就讓我‘獨立’一下吧！”

“我先磨几只給你看看，一步一步來，等你學會了一些，你再獨立吧！”

“師傅！還是讓我自己來試吧！”

楊小牛嘴里是這麼說，手里捏着的尖子可松了，他的心動了：“師傅說得也對！”正当他手要將尖子交給步高師傅時，有五六个軋鋼工人洗好澡走過來。打頭一個說：

“小牛！又要你師傅抱啦？”

楊小牛的手猛地縮回來，說：“師傅在跟我說話……熊才要人抱！”他自己磨了。

“哈哈……”

显然，这些人都是开开玩笑的，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意图。在工厂里，这么多的人，要是没有人开玩笑，那才怪呢。现在，在杨小牛听来，这些话都变成不平常的了。

他本来没有什么气，这下子听到那一套，可来了火：“师傅！你不用管我，你走开吧！”

“小牛！你……”步高师傅却还不明白他心里想的是什么，说：“小牛哪！你这是怎么啦！要多想想生产哪！万一你没把尖子搞好，出了废钢，多糟糕！”

“师傅！不过……”杨小牛显得很为难地说。“往后，你……你不能把我当成小孩子了，我需要独立地工作，用自己的力量来做工作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一个工段长，在群众中必须有威信！”

“就不能虚心了？”

“事实上，我会磨好尖子……”杨小牛红着脸抓紧了手里的尖子，生怕它会给步高师傅抢走似的。

“唉！你还没明白哪！”步高师傅摇了摇头，慢慢地走了。他没有再看杨小牛一眼，走了！

现在，步高师傅有些感觉到了，五年来自己所喜欢的、尽力教他技术的徒弟，已经让一种坏思想侵入了。工作上有了些许成就，就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就只想着自己。他想到杨小牛的那个磨得不正确的尖子。他想他一定会出乱子的。他好象看见轧钢机的反迴盘让红钢冲开了，无数的红钢象死蛇一般，躺在车脚旁边。“卡——”一声，

軋鋼機的軋輥斷了，紅鋼纏在輥子上，弄得一團糟，生產完全停頓了……。

他覺得自己有一種責任，那就是當他的徒弟在生活中跨進了一個新的階段的時候，在思想上碰到困難了，要幫助他。無論如何……現在他才明白，從政治思想上去關心一個人，是多麼重要呵！過去，他只是單純地在生活上象關心自己的兒子般地關心他，給他一塊餅、教導他技術，可就是沒有教他怎樣做人，做一個真正的人！

可是，目前怎樣去幫助他呢？他火氣那麼大，幾次地拒絕了自己的好心和幫助。

步高師傅真不知怎麼辦才好，就去找黨支部書記，把情況從頭到尾談了以後，心情沉重地說：“過去，我沒從政治思想上去關心他，只是用個人的感情去愛護他，這是錯誤的。”黨支部書記溫和地說：“是呀！培養一枝花是容易的，培養一個人那可不簡單了。如果真正愛護一個人，那就得首先從政治上嚴格地要求他，否則，害了他了！”

步高師傅茫然地說：“那我怎麼辦呢？”

“你是個共產黨員！”黨支部書記在說這句話的時候，很鄭重，又很有力，他又說：“目前唯一的辦法，你先讓他看一看事實，他慢慢會明白的！”

步高師傅的腦子里忽地閃亮了，他想：“對！讓他看事實……”他的精神也振了一下。

……………
鋼鐵廠的夜，是喧鬧的，不平靜的。嚙嚙的機器聲和

鏘鏘的鋼鐵聲，永远是鋼鐵廠的雄壯的音樂。巨大的廠房上空，紅光在閃耀，連月亮也失去了光芒……

已經是深夜兩點鐘了，該是日班工人睡眠的時候了，可是步高師傅卻又來到軋鋼車間。

他看見機器運轉得很正常，軋鋼機上的紅鋼在飛窜，機器嚙嚙地在吼叫。車間里一片紅，楊小牛雙手揮着，對烘鋼爐的出鋼工人大叫：“快呀！出紅鋼！”

生產紀錄牌上，紅燈只只亮，這說明生產指標每個小時都完成了。看樣子，也許在明天早上會出現一個最新的新紀錄。步高師傅的心里是不平靜的，他走進休息室，愛怜地、惋惜地想着自己的徒弟，他想：“他要是沒有這個缺點，又這麼能干聰明，該有多好呀！可他偏偏沖昏了頭腦，不肯正視那馬上就要來到的、嚴重地破壞生產的危險。”

嚙嚙的軋鋼聲停了。到了換尖子的时候了。

步高師傅又回到了車間里，他對楊小牛說：“小牛，你的那個尖子不行，不能就這樣裝上去……”

楊小牛覺得自尊心受了傷害——師傅竟公開地來搗亂自己的領導工作。他說：“這算什么？我……我現在是工段長！”他那抗拒的冷冷的眼神，好象是在說：“尖子就是不能拿下來！”

步高師傅很冷靜地說：“不拿下來也可以，但是不能正式開車，先試小樣子！”

有人問：“為什麼？”

“为了防止出事故！”步高师傅严肃地说。“我不能看着不管，车间领导上已经同意了，快工作吧！不要耽误了生产！”

楊小牛处在这种情况下，也只好同意了先試小样子。这时，他的心里想：“好，試着瞧吧，看是不行，还是你没事找事。”他想自己磨得很仔細，不会出毛病。他不和善地瞧着自己的师傅。他的眼睛里在冒火……

軋鋼机开动了，一根短小的試車用的紅鋼，讓軋鋼工人塞进了机器，想不到，当紅鋼一走到反迴盘，馬上象一只弓似地跳了出来，啪——地一声，掉在地上。这根紅鋼就象受了伤的紅蛇，很难看地躺着，渐渐地消失了紅的颜色……

“啊呀！如果正式生产，保不定会出事故哪！”有人这么心直口快地说了出来。“这尖子不准确呀！你看……”

楊小牛的脸色刷地变了，由紅轉白，忍不住狠狠地叹了口气。他渐渐地低下了头，連正眼也不敢看大家，他羞愧了……

大伙也全都明白了。

“好吧！”步高师傅仍然很冷靜，对大家說。“换上原有的磨好的尖子，快開車吧！”

軋鋼机又喀喀地开动了。

呵！紅鋼翻滾了起来，机器欢唱了起来，在那車間橫梁上，“比干劲，比鑽劲，大力展开技术革新！”几个紅色的霓虹灯的大字，在閃閃耀耀地发光。整个車間沸騰了！

楊小牛呆呆地站着。他覺得自己的威信扫地，面子也丢光，唉！完了！什么都完了！他嘴唇抖索着，低下了头。

“小牛！……”

楊小牛抬起头来，看到師傅的脸色是那么温和，又那么善良。他禁不住一陣激动，倒在師傅的身上，低低地哭了……

“師傅！我……錯了！”

步高師傅噓了口气，說：“是呀！知道錯了就是好。不要垂头丧气，挺起胸来。”

“師傅！那我怎么办呢？”

“你还是一个工长！”

“師傅！”

“你要虛心学，不仅磨尖子，向所有比你能干的人学。我相信，你現在真的明白了！”

楊小牛点了点头。

“要記住，在我們这个社会里，首先要考虑的是集体，不是个人……”

……………

天亮了，紅通通的太阳，放出了万道金光。从那轟鳴着机器声的軋鋼車間里，又传出来了咚咚鏘鏘的鑼鼓声。原来楊小牛的乙班的全体工人，創造了一个新的纪录。人們是这么高兴，这么有劲，生活呵！在奔騰地前进！

步高師傅披着晨光，精神抖擞地来接班了。你看哪！

他的脸上又挂着笑，显得多么高兴呀！他拉住了自己的徒弟楊小牛，悄悄地說：“我又来慰劳你啦！”他从温暖的怀里，拿出一个紙包，給了楊小牛。

“师傅！”楊小牛說。“你留着吧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步高师傅假装生气地說。“小牛呀！收下吧！往后我再收你的！”

楊小牛欣喜地打开紙包——呵！不是什么好吃的餅，而是一本書，封面上写着“把一切献給党”。他双手紧紧地抱着書，閃着激動的泪花，說：“师傅！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！”

步高师傅笑了，沒有說什么……

一九五八年三月廿九初稿

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修改